

114. 1986
25

贡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1993年

政协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委员会 编印
文史资料委员会

《贡山文史资料》

第二辑

贡山贡山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

一九九三年四月

目 录

历史回顾

独龙江的“倭管”和“土官” 伊里亚 (1)

忆解放前后的生活片断 袁应康 (5)

经济纵横

到独龙江乡协助抓交通的片断回忆 罗文举 (12)

在察瓦隆设贸易小组的回忆 李 华 (19)

我所知道的丙中洛农场情况 和树高 (23)

在嘎拉博和捧当水利工地上 彭恩德 (27)

文教史料

我县广播电视网络的建设与发展 余友诚 (31)

在贡山从教的点滴回顾 刘 森 (35)

亲历回忆

出席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感受 孔志清 (38)

修建幸福桥，天堑变通途 李家荣 (41)

在援藏的岁月 叶自清 (45)

其它史料

贡山邮政代办所 吕朝弼 (49)

喇嘛寺村的变迁 李家荣 (51)

征稿启事 文史委 (53)

独龙江的“保管”和“土官”

伊里亚口述 彭兆清整理

独龙江（旧称倮江）自古就是祖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地处边陲，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历代统治阶级深感鞭长莫及，任由丽江、维西等地的土司府管理。就是明清时期实行改土归流后，仍由各土司府分段管轄。到了清朝中叶后，独龙江改由西藏喇嘛寺管轄，并由喇嘛寺收所谓的香火钱。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那是管理怒江上游和独龙江的丽江女土千总禾娘赠给西藏喇嘛的。原来，女土千总禾娘（贡山人称为阿日甲姆）的独儿子得重病久治不愈，后请拉萨的丙布大喇嘛来医也不见好。禾娘的儿子死了，她怪喇嘛不尽心尽意地医，叫人烧了九堆火，把丙布喇嘛拉到九堆火之间烤，这还不解心头的气，又让人把他监禁起来。事隔不久，禾娘每次吃饭，都见有一群猪狗在跟她吃饭，任她怎么撵也赶不走。这事传到丙布喇嘛耳里，他要求早晨太阳刚出山时打开窗户看一看到底上这么一回事。禾娘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太阳刚出来时，丙布喇嘛站在屋里，双眼望着从窗户射进来的太阳光束上。然后，他脱下绸缎上衣，轻轻地把它挂在一尺见方的太阳光束上。禾娘见后十分惊奇。当衣服挂在光束上不动后，丙布喇嘛便开口说：象我这样有佛法的人也无法挽回你儿子的生命。不是我无能，也不是我不卖力，这是菩萨不让他留在人世上。禾娘大惊失色，知道言已说尽无药了，就把怒江上游和独龙江的税钱做香火钱给西藏

的丙布大喇嘛。从此，怒江上游和独龙江一带便归西藏喇嘛寺来收税了。

西藏人首次到独龙江收香火钱，并没说这是禾稂给的香火钱。他们借口到独龙江打猎，每到一地，要每户缴一筒（约二公斤）打猎口粮，以后逐年增为每户一簸箕（约六公斤），再后来加到每户一竹箩（约三十公斤）。据说怒江一带也是如此。这所谓的打猎口粮实在要得太多了，人们不堪承受，并发生了反抗。当时独龙江有三个公认的塔巴（大力士），即双拉塔巴、肯丁丁桑塔巴和斗汪丁真塔巴。怒江边也有三个怒族塔巴，他们是闪当丙纠达玛堪巴、甲生甲来格塔巴和贡卡贡米龙塔巴。独龙族的三个塔巴和怒族的三个塔巴在一起商议说：不组织抗议，不给点颜色看，这样的日子就没有个头。商议决定共同举事，反抗藏族喇嘛的剥削压迫，并决定：凡对独龙族有欺压行为、民愤较大的，由怒族人来解决；凡对仇视、压榨怒族人的，由独龙族人来解除。出发之前，还就行动路线、如何呼应和会师日期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两路人马打到西藏的门工后，怒族塔巴抢先占据了喇嘛寺，还用独龙族塔巴从丁肯当（现缅甸）带去的藤箴条，拉倒了不少的碉堡。但没有取得最后胜利，独龙江仍受西藏土司和喇嘛寺管辖。

清朝末年，夏瑚巡视独龙江期间，曾严禁藏人来独龙江收税，才得到合理解决。

当时，英国人已占领独龙江下游，虎视眈眈地不断向独龙江上游扩张势力。独龙人不服英国人统治，都说：日出东方，盐自东方

来，人心向东方。我们独龙人自古就是东方皇帝的百姓。

据老一辈人讲，清朝以后，为加强对独龙江一带的管理，曾任命过不少的倅管来管理倅江（即现在的独龙江、恩梅开江一带）。

第一任倅管，为吉速村的怒族人，人称吉速克王那瓜（那瓜为旧官职名，相当于现在的区、乡长一职）。

第二任倅管为住普拉河支流旁普拉村的怒族人，人称普拉克王那瓜。

第三任倅管是吉速村的怒族人，人称吉速巴洛那瓜。

第四任倅管也是吉速村的怒族人，人称吉速拉雍那瓜。该任倅管不久病逝。

第五任倅管：袁裕才，是大理道台袁善委任，后在永拉嘎村成家。

第五任之后由袁怀仁（袁裕才的长子）管理倅江下段，和廷彦（袁裕才的女婿）管理倅江上段。

以上所有“倅管”都是清朝官府任命的官员，有委任状、官服、官帽等。

为加强对独龙江地区的统治，历代统治阶级在任命倅管的同时，也任命了势力较大的孟、孔家族的人为本地官员，实行“以夷治夷”的统治。这些官员如下：

第一任：孟（那瓜）肯前，为孟当人，管理从丁肯当（现缅甸）以上到孟当的这一片地区。

第二任：孟（那瓜）朋，又称孟布。里森朋。

第三任为孟（那瓜）江雀江朋。

第四任为孟（那瓜）丁拉朋。是第三任那瓜孟·江雀江朋之子。

第五任为孟（那瓜）开，是第四任孟（那瓜）丁拉朋之弟。民国年间，还任过倮江（独龙江）区（乡）长。

民国后，独龙江地区设有区（乡）长，下有保长、甲长。继孟开后，由孔目金任乡长之职。其后，由其子孔志清继任父职至解放前夕。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独龙族人民要缴三重税，一份给维西土司，一份给西藏土司和喇嘛，一份给设治局的官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代挣扎在水深火热中的独龙族人民，才真正结束了世代代缴三重税的悲惨生活，被人欺压受奴役的苦难岁月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忆解放前后的生活片段

袁应康文 罗文举整理

(一)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文鸿接任被贡山各族人民赶下台的贡山设治局局长袁汇生的职务。李文鸿新官到任后，鉴于吸取前任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稍为开明的措施。在这背景下，经人推举，我被聘为设治局的科员，专司文秘职务。当时，曾成立了清款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我们对乡、保、甲长的贪污行为进行了清算，共清理出三百多元，并责令一一退赔。同时，还撤换了几个民愤极大的保甲长，引起了社会的积极反响。一九四七年七月，李文鸿任职期满，祁念发继任设治局长，我便离开设治局回到家中。

一九四八年三月，贡山县的乡长一职破天荒地实行民选。究其原因，全系参议长杨绍宗之计谋。当年，其子杨倬生从丽江国立师范学校毕业后无事在家。杨绍宗一心想叫其子取代尹佐汤的茨开乡长一职，但因尹无重大差错，难于罢免，遂买通设治局长祁念发，实行乡长投票民选，还美其名曰：这是推行民主的好办法。

选举提名阶段，设治局各科室的一班人马常到杨家，为杨倬生的竞选密谋策划，还到各保收买人心。在任乡长尹佐汤则对杨家父子的伎俩十分憎恨。他找我交谈时说：我尹某不同姓杨的争高低，

但也叫他选不上当不成，我推举你为候选人，只要我给各保的选民引导指点，保证你袁应康的选票超过杨倬生。我说小生尚且年少，没有施政管理经验，难以胜任，况且杨绍宗是我的族兄，杨倬生是我的侄子，我们同宗叔侄竞选乡长不好办。尹又对我说：贤侄别提这些，要消除顾虑，我老尹一定鼎力相助。于是，我就决定参加茨开乡长的竞选。参加竞选的还有同村的叶天顺（此人解放后到德宏州任瑞丽县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

酝酿阶段，民意倾向我的较多，为此杨绍宗专门找我谈过话。他说，你和倬生虽属叔侄关系，但他比你年长些，又是国师毕业，何须“豆油炸豆饼”，应联手竞选为上策。你们叔侄俩选为一正一副岂不是更好嘛。到那时大哥我给你们引导撑腰。他的这番话，言下之意就是要我退出竞选活动。当时，我想不能辜负于众望，便以初生牛犊之勇气毅然参加竞选。

选举会场设在杨绍宗私宅大院内，填票人员均为设治局科室人员，是杨绍宗事先就安排好的。还搞了个选举监督员。来自全乡七个保参加投票的选民识字者不多，填票人员抓住这一点，将袁应康填写为杨倬生，演出了舞弊选举的闹剧，担任监督的法官目睹此等情景后站起来说：这叫什么选举？我在难以忍耐的情况下愤然离开了会场。

清票结果，杨倬生自然票多，叶天顺居我之后。会议主持人宣布杨倬生当选为正乡长，我当选为副乡长。这时会场议论纷纷，多数选民提出要重选，并要改变选举办法，提出每一个选民用一颗包

谷子当面放在被选人的竹筒里面。这一原始的选举办法虽然公正，但却被会议主持人否决，仍然认可投票结果。多数选民敢怒而不敢言，选举不欢而散。

交接工作的那一天，杨绍宗杀猪宰羊，大摆筵席，恭贺其子当选就任。到场祝贺的乡民绅士中有人私下议论说，这次恭贺筵席可能是杨绍宗在贡山的最后一次“盛会”了！

杨绍宗的好景真的不长。一九四九年三月，利欲熏心的杨俾生遭到乡民绅士的群起而攻之，逃亡中被杀于娜格洛半山坡。此时，其父杨绍宗也因竞选国大代表失利而在剑川县老家闲散。

(二)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五日，贡山宣布和平解放。各族各界人士推举我担任茨开乡自治员，余耀龙为副自治员（科级）。二十六日晚上，和耕、绍我和叶天顺加入“云南民主青年同盟”组织。我们站在毛主席画像前宣了誓，监督人为和耕。在党的领导下，从此我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时年二十四岁。

解放后的贡山，四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清末明初开办的永拉嘎小学，举行一年一度纪念文化名人孔子的祭典。我和叶天顺受县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和文龙的委托，于九月二十五日前往永拉嘎参加祭典活动，同时借此机会向各族各界宣传党的政策。二

十七日孔子祭典结束，叶天顺返回县城，我留下处理有关事务。时值全天倾盆大雨，下午三时许，袁光彩跑来向我报告：从德钦来的藏族武装约六七十人占据迪麻洛主要交通要道及村寨，不准行人来往。谣传中的匪患已经变为事实，我速派李春和将匪患情报送往茨开临时政务委员会，又派懂藏语的咖干、阿匹俩人前往迪麻洛方向探察，同时还着手组织永拉嘎的青壮年准备防范措施，疏散乡亲。然而所派的咖干、阿匹俩人行至捧当山坡丫口时被匪徒前卫捕捉，几经吊打，经受不住皮肉之苦，招供说是我派他们来探察的。德钦的吉福土司，丙中洛普化寺的活佛腊初，通缉在逃犯原双拉村的保长赵荣华一次掌握了我方的实情后，即兵分两路：一路二十多人由赵荣华带领，直奔打拉，企图活捉在丙中洛执行任务的自卫队长和伟臣和一区副自治员罗从义、李家荣等人；一路四十多人由赵纪昌（原茨开县赵纪县长的警卫员）带领，星夜兼程直扑茨开攻打临时政务委员会。两路匪徒，强迫沿江一带村寨青壮年参加他们的队伍。上午六时许攻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主任和文龙，自卫队长和伟臣等六人牺牲。刚建立不久的人民政权被气势嚣张的反动势力颠覆。

十月上旬，赵荣华出任贡山代理设治局长。他出了一张布告和一张告示。布告的大致内容为：共产组织及下属自卫队已打垮，民众可安居乐业。告示内容为：凡在临时政务委员会供职的村料长以上工作人员，各区自治员，副自治员必须很快到设治局报到，违令者格杀勿论。告示贴出后还强迫村民搜山捕捉以上人员，许诺如抓来活的赏耕牛两头，拿来人头的赏耕牛一头。赵荣华的搜捉名单

中也把我列为重要人员。他们虽然折腾了几个月，但因人民群众的保护而一个也没有抓到。

为达到尽快消灭反动势力及其武装队伍，夺回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临时政务委员会的股长王维武，付股长叶天顺、木维修等人前往碧江、兰坪、剑川等地寻找党的领导机关。一区副自治员罗从义、文书和世贤、马志仁，班长李经汉等人则前往邻县福贡求助县长霜耐冬。霜县长派出马蒂（又名邓阿冷）带领的自卫队火速赶到贡山，在福贡人民自卫队的支援下，彻底平息匪患，终于夺回了人民的政权。而我因家庭拖累，顾虑重重，在赵荣华下令通缉时，匆忙举家移往缅甸。四十四年后的今天，回首此举，遗憾甚多。

我于一九五〇年一月进入缅境，沿途伙头保甲官员层层设卡阻拦，宣称：奉上司命令，凡是在一九四九年后过来的人一概不得入境。几经周折，幸遇孔志清区长之表兄孔贤善全力相助，得以暂时留居。为了生计，年愈七旬的父亲重操烧石灰的旧业。我到商贾马帮队赶马，常年累月来往于弄门至密支那这条野象虎豹成群的人马驿道上。

寄居异国他邦，又格外地思念家乡。正想归国之际，和耕县长派黑娃底阿登枯枯送来一捆报纸和一封信，信中写道：贡山地处边境，属于国际要地，本想派人到你那里了解情况，但没有适合的人选，而今你已在那里立住了脚，具有了解有关情况的有利条件，暂不忙回国，住下来把你看到听到的情况随时通报给我。何时回来，另行通知。于是我打消了归心似箭的念头，遵命行事留了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步熟悉了緬北葡萄县的基本情况。弄门区区长孔贤普对我由相助变为信任。因为孔贤普系独龙江孔氏、孟氏家族緬籍主要成员之一，我们都是贡山人的缘故吧。在这期间，我经常把有关情况用书面向和耕县长汇报，认真完成所交的任务。

天长日久，社会交往也逐步扩大，华裔商贾聘我当经理任董事的聘约函柬日益增多，谋生门路较为广阔。两个儿子也进入了华人开办的小学就读。面对诸多有利环境，我始终遵循“人生一世，精神生活为上，物质条件为后”的信念，婉言谢绝了商贾之聘约，时刻准备回国报效，参加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

一九五五年五月，和耕县长托人传话说：你可以回国了。几天以后，葡萄县警察局长也来到我们家闲玩，他在交谈中说：你们国家的周恩来总理来访问我们国家时谈到两国边民问题时说：凡是在緬甸的中国移民，愿意回国的就让他们回去。你们全家如果愿意回国，我们可以提供方便。盼望已久的回国愿望终于实现了，一九五五年十月，我回到了阔别五个春秋生我养我的故土——贡山县永拉嘎村。

回到国内不久，整个“肃反”运动在县级机关开展。在扩大化影响下，一九四九年同时参加革命，为贡山的解放作出贡献的许多志士仁人受到了株连。贡山解放以后的第一任县长也不例外地受到审查。继之而来的是“民主补课”，“大跃进”。我的公职不但没有得到落实，反而以“特嫌”，“反革命”罪名，蹲进了监狱，身心遭到了摧残。但我始终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坚信总会有那么一天，党对我

的问题会作出正确结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举国上下，经过拨乱反正，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生机盎然。我在人生旅途中遗留下来的所谓历史问题，在中共贡山县委和有关部门的关怀下，政治上给予平反，生活上给予照顾，还被选为政协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五届委员会委员，政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几度艰辛，而今得福，全靠党的好政策。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在有生之年，我一定继续跟党走，加强学习，履行政协委员职责，为家乡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献计献策。

到独龙江乡协助抓交通的片断回忆

罗 文 举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我有幸参加州、县联合组织的独龙江封山工作队，在独龙江乡这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特殊环境中工作了八个多月，事隔十年后回想那段经历，仍觉得很有意义。

独龙江乡位于高黎贡山西藏，其北面与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山水相连，西、南两面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一百多公里。独龙江乡是我国人口特少的少数民族——独龙族的主要聚居地，全乡面积为一千九百九十四平方公里，辖6个行政村，42个自然村。住有人口658户，3,448人（一九八二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数）。

独龙江乡政府所在地巴坡，距县城65公里。尽管有驿道相连，但因四千多米的高黎贡山相隔，山高路滑，崎岖难行，单程尚需步行三天，冬春两季，大雪封山，除有电报与县城联系外，几乎处于与世隔绝的状况。乡境之内，交通亦为不便，从北到南，需步行十天余；不少地段，悬崖峭壁挡道，大江大河阻隔，人们往来需登天梯、过筏桥、爬溜索，十分艰难。人户极为分散，个别村寨只得用放炸药来通知开会。这种落后的交通，严重地制约着独龙江乡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所以，历届县委、县政府对独龙江乡的交通运输十分关心，极为重视。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县政府常务副县长莫如松同志通知我说：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要我参加州、县工作队，进独龙江乡封山工作半年。在独龙江乡封山工作期间，要我协助乡政府抓交通，并说，在维修好现有独龙江人马驿道的同时，要着重抓好迪政当和龙元两个行政村之间的迪政当驿道、马库驿道的修筑和组织架设达色河钢架拱桥等工程的施工。

十一月十日，县委、县政府召开小型座谈会，欢送州、县工作队到独龙江封山工作。县委书记熊兆祥、县长丰学昌等领导同志亲临座谈会，并勉励全体工作队成员在独龙江封山工作期间，扎扎实实地为独龙族群众办点实事。并要求大家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搞好团结。座谈会上，熊兆祥书记还宣布县委的决定：在独龙江党委书记在外期间，由工作队队长余尚光同志代理乡党委书记。

州、县工作队由十七人组成，县政府副县长余尚光同志任队长，州民政局长杨炳文同志任副队长。工作队成员中有州人民医院副院长毕天德、州人民医院内科主治医师杜德中，其余队员多为州、县各单位各部门的骨干，其中也有几个刚进机关的年轻人。州、县独龙江乡封山工作队一行，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五日离开贡山县城，十七日到达独龙江乡政府驻地巴坡，并于二十日召开有乡党委、乡政府、派出所、粮管所、邮电所、营业所、卫生所、商

店等单位部门领导和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要求各单位积极行动起来，协助州、县工作队搞好各项工作。

经过认真的研究，州、县工作队也作了认真的分工：余尚光、杨炳文二同志协助乡党委、乡政府抓农村工作；毕天德、杜德中二同志抓医疗卫生工作，配合乡卫生所加强巡回医疗、防病治病、培训乡村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段世平同志协助乡文教助理员、团乡委和乡文化站，调查各村小学教学进度、农村文化娱乐情况，培训团支部书记；我负责协助工交商财一口，但侧重于交通驿道的维修和建设，协同交通局助理工程师李向荣抓好独龙江上段咽喉工程迪政当驿道的修筑、达色河钢架拱桥架设和马库至中缅边界中国一侧人行步道的扩建改建等工程的施工。

在独龙江乡抓驿道工程施工，可算是很棘手的大事。仅后勤物资运输一项，就让人伤透脑筋。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和县交通局修路队职工 23 人到达迪政当雪扒拉卡山驿道工地。人称此段为龙元行政村和迪政当行政村两地往来之咽喉。两地相距不过 10 公里，但要这头走到那头，就要花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往年已修筑 8 公里，留下最难啃的雪扒拉卡山石岩地段 2 公里，因运输困难，工程艰巨、资金短缺等原因，而被搁置下来。现又动工修建，两地居民奔走相告，高兴万分，感恩之声不绝于耳。为早日修通这条驿道，两村还各派 20 名青壮年加入筑路队伍。十一月二十七日，由 63 人组成的人马驿道施工队，分两组动工修筑。一组由北往南，一组由南北上，分头抢修。施工中，独龙、怒、藏、傈僳、汉、白、纳西

等各族筑路员工，面对深谷沟壑、千丈悬崖和奔腾汹涌滚滚南流的独龙江，冒着粉身碎骨葬身江中鱼腹的生命危险，早出晚归，奋战在筑路工地上。经过三十多天的英勇奋战，两公里长的雪扒拉卡山沿江的险崖地段被打通了，迪政当驿道全线竣工建成。在一九八三年元旦那天，随州、县工作队一道在独龙江封山的县交通局马帮运输队的几十匹骡马，驮着日用百货，随着悦耳的马铃声，浩浩荡荡地赶进迪政当行政村时，多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齐声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从此，独龙江上段迪政当行政村的6个自然村的120户群众要沿江直到巴坡了，物资运输也从人力运输改变为畜力运输。驿道的修通，不仅发展和解放了生产力，而且结束了独龙江上段长期以来但闻有骡马，不知骡马为何须物的历史。

迪政当雪扒拉卡山驿道建成后，筑路员工，一部份转入维修原有驿道和桥梁工作，一部份则到马库行政村，参加达色河驿道改线和架设拱桥等工程施工。达色河位于独龙江南段马库行政村以北4公里处。这里河床切割纵深，落差高达千余米。而且，河流的南北两岸约1公里长的地方，全系裸露的悬崖陡壁，在此建驿道、架桥梁，工程十分艰巨，每公里工程方量达6万立方米。原建驿道，顺其自然地貌，直上直下各一公里，行人往来，很不方便，且夏秋季节，江河暴涨，便桥多被冲毁，往来交通经常中断。这不仅给群众和边民往来不方便，而且也给马库驻军带来不少困难。一九八二年八月间，县长丰学昌同志到马库下乡，亲眼目睹了交通不便的现状，便下决心要改道架桥。怒江军分区也给予大力支持，并拨款3